



董 桥

墨影呈祥



海豚出版社
DOLPHIN BOOKS
CIPG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



003

墨影呈祥

董 桥



海豚出版社
DOLPHIN BOOKS



中国国际出版集团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墨影呈祥/董桥著. —北京: 海豚出版社, 2010. 6
ISBN 978-7-5110-0107-8

I. 墨… II. 董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11690 号

书 名: 墨影呈祥
作 者: 董 桥

责任编辑: 董 锋
整体设计: 郑在勇
封面设计: 周夏萍

总发行人: 俞晓群

出 版: 海豚出版社
网 址: <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.cn>
地 址: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 24 号
邮 编: 100037
电 话: 010-68997480 (销售)
010-68998879 (总编室)
传 真: 010-68998879
印 刷: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: 新华书店
开 本: 32 开 (787 毫米×1092 毫米)
印 张: 4
字 数: 50 千字
版 次: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110-0107-8
定 价: 19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“海豚书馆”缘起

沈昌文

俞晓群、陆灏和我，在将近二十年前就有过一次“三结义”。那时，我刚要“退居二线”，但是贼心不死，还想做事。更主要的，是多年的出版工作让我结识许多名流，都是做文化的好资源。原单位的新领导不会不让我再做点小事，但是，我知道，老一辈的领导是不希望我再做什么事的，我的愿望会让新领导他们很为难。谁让我在过去一些年里那么不会伺候老人家呢！这时我概括过自己的心情：出于爱的不爱和出于不爱的爱。我只能离开我钟爱的原单位，同新结识的朋友们去“三结义”了。

完全没有想到，封建社会里的自由结义形式竟然胜过我多年习惯的领导任命方式。我们的“三结义”居然越搞越热火。没有多少年，做出来的东西，无论质与量，都让我惊喜不已。举例来说，先是《万象》杂志；接着是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，几百本；后面来一个《书趣文从》，六十来本……这些成绩，都是我过去不能想象的。自然，这些书的问世，还得感谢许多参与其事的其他同事和朋友，恕我不一一举例了。

那时“三结义”的“桃园”在沈阳的“辽教”。以后时过境迁，我们的刘备——俞晓群——迁出沈阳，于是，现在再次“三结义”，改在北京的海豚了。

出版社而名“海豚”，对我来说是个新鲜事儿。但我知道海豚天使的故事——“天使想给海豚一个吻，可是海太深了。海豚想给天一个拥抱，可是太高了……”“‘天使，我如何才能得到你爱的馈赠……’海豚痛苦的低鸣。”

现在，解决海豚痛苦的，不是别人，正是

那位来自黄浦江边的著名渔人——陆灏。陆灏结识天下那么多能写善译的天使，他们会一一给海豚以深爱，以宏文，让海豚名副其实地成为一条出版江河中生活的最顽强的鱼——俞晓群领导下的出版大鱼。

我遥望海豚的胜利和成功，乐见俞晓群、陆灏两位愉快的合作，特别是读到大量我仰望和结识的天使们的怀着深爱的作品。我高兴自己现在也还是“三结义”中的一员，虽然什么事也没力气做了。我今年七十九岁，能做的只是为人们讲讲故事，话话前尘。以后，可能连这也不行了。但是无碍，我不论在不在这世界，还是相信：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，俞、陆的合作会有丰富的成果。遥祝普天下的天使们，多为这两条来自祖国南北两隅的海豚以热情的支持！

二〇一〇年五月

目录

- 梁启超遗墨(1)
任伯年团扇(8)
溥靖秋画蛱蝶(15)
和杨老板聊天(22)
兰庭剪影(29)
墨影呈祥(36)
如画,如史(43)
书札影真好看(50)
周作人妙品(57)
风雨故人来(63)
两般秋雨(70)
我的董其昌(77)
工尺谱归我珍存(83)
咏史:感事(90)
墨梅枝谭(96)
芦塘鸳鸯(103)
黄浚书扇小注(110)

梁启超遗墨

在上环古玩修补师傅的作坊里结识万先生。二十六年前的事了，他带一件紫檀砚屏给师傅修补，小小四块镜屏镶梁启超四幅行楷，录四首七律，写得标致极了。到底是老藏品，紫檀木框大有损伤，折处也大半松脱：“广州旧家找回来的任公遗墨，”万先生说，“袖珍，稀世！”六十几七十岁的新会斯文人，满头花白，一脸书卷，十分清雅，乡情也浓，半生研究梁启超，收藏梁启超，交往熟了还带我到他西环山坡上的寓所观赏梁任公墨宝，集诗词对联大大小小十几对，中堂也有些，临碑帖的册页三四件，还有刻任公法书的红木笔筒、

臂搁，一件都不卖，一叠信札也不卖。

星期天逛古董街常常碰到万先生，逛完一起喝奶茶聊天，他最爱讲梁启超一些小故事。他说李蕙仙嫁给梁启超的时候带一名丫鬟王来喜，梁家家务财务都归她一手操持，李蕙仙去世王来喜成了梁任公侧室，一心照顾梁家九个孩子：“她的生平资料我手头残缺不全，真是憾事！”万先生说他一辈子在钱庄做事，有个同事是梁家的远亲，四处打探了好几回打探不出王来喜的消息。他说梁启超还有一位巾幗知己叫何惠珍，是他二十八岁奉老师康有为之召到美国檀香山的时候认识的：“华侨富商的千金，美丽聪明，英文极强，替梁先生当传译，在美国报上写文章为梁先生的政见辩护，数度表白愿意此生做梁先生的人，梁先生尽管动心也数度回绝，说他与谭嗣同创办一夫一妻世界会，怎么说都不应该食言纳妾！”万先生说徐志摩陆小曼一个抛妻一个背夫恋爱结婚，梁任公依旧固执，凭一夫一妻的婚姻观念在证婚台上严辞训斥这对新人。

一九六六年，我在新加坡静叔家里看到梁启超



两件遗墨，一件集宋词对联，静叔买了，一件小册页钞录饮冰室杂诗，静叔留给一位旧交购藏，说是索价比对联贵两倍：“不然我老早劝你买了！”他宽慰我。梁启超的字我少年时代在林揖舜先生书案上见过一通信札，青绿八行笺铃上一枚朱红私章，墨色焕发，行书粗细有致，漂亮得不得了，我说跟我们校长张本立先生的字有点像，林先生笑说校长的功底虽然带北碑之雄强，毕竟少了梁任公《张黑女碑》的魂魄！梁任公论书有一段林先生教过：

“书派之分，南北大显。北以碑著，南以帖名。南帖为圆笔之宗，北碑为方笔之祖。遒劲雄浑，俊俏方整，北碑之所长也，《龙门二十品》、《爨龙颜》为其代表；秀逸摇曳，含蓄潇洒，南派之所长，《兰亭》、《洛神》为其代表。”任公法书亦碑亦帖，方整的气韵流露秀逸的气度，他的对联条幅夹带风雨楼头挺拔之姿靠的是这道功力。广州友人替我猎来的这柄扇子仿佛一字一故事，听说胡适先生推断任公流传下来的遗墨不会少过三万件，落墨恭谨，字字用神，那是他惦记自己名气不小的压力，担心后

世书香中人细细推敲他笔下的一笔一划。

这样认真掂量身后荣辱的人也许也注定事事克己。听说，梁启超出任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，何惠珍从檀香山专程回国看他；他只在总长办公室见她一面。听说，李蕙仙病逝，何惠珍也从檀香山专程回国看他，他依然婉拒她的深情，何小姐在《京报》当编辑的表姐夫梁秋水忍不住责备梁启超“连一顿饭也不留她吃”！一九九三年万先生有一天打电话约我到摩罗街的小茶室见面，他说他年纪大了，要去美国投靠女儿了，梁启超那些遗墨女儿很想继承，信札他卖给台湾老朋友，留下一通送给我清赏，我没有要。我劝他带去美国留个念想，跟那批对联、中堂、册页归纳成任公书艺集锦。“只麻烦你一件事，”万先生说，“今后万一看到王来喜的资料，敬请寄一份给我，我实在很想知道她的情况，那是数十年的心愿。”过了两年多，我集存了几份零碎剪报寄给万先生，回信的不是他而是他的千金：万先生仙逝了。

王来喜就是王桂荃，听说梁思成有一篇文章

写了她，我找不到。旧报刊上一篇《梁启超的婚恋》说，梁启超的所有孩子几乎都跟王桂荃很亲，他们管李蕙仙叫妈，管王桂荃叫娘。文章里还说梁启超尽管收了她为侧室，毕竟有些避忌，不想张扬，写信提她多称“王姑娘”，称“三姨”，称“来喜”，只在一九二四年“李蕙仙病重，王桂荃又怀上小儿子思礼，适逢临产，梁启超在写给好友蹇季常的信中才用‘小妾’之称”。那样说，李蕙仙在世之日，梁启超与王桂荃早已经好过了：檀香山的何惠珍爱得真可怜。文章说一九六八年王桂荃八十五岁，文化大革命越闹越凶，她和她的孩子们四散分离，“最后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与世长辞”。过了文革，梁家的子女们在香山梁启超和李蕙仙合葬的墓园里种下一株母亲树，还立了一块石碑纪念他们这个可爱可敬的娘。

梁启超是一八八九光绪十五年举人，戊戌变法后去了日本，民国初年做过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还做过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，一度出任清华研究院导师、北京图书馆馆长。“我常想，广东人在北方政

坛学界闯得出梁任公这样的大名堂，多不容易！”台北诗家张心叶先生有一回告诉我说梁先生官场上吃了些耿介的亏：“难怪他集放翁诗句的联语中有一对‘道义极知当负荷，湖山仍得饱登临’，多么妥贴！”张老先生说他听过孙中山的录音，真是广东人说官话；梁启超没有录音带可听，问了友人才知道梁先生起初官话说得甚差，光绪帝慕名召见，两人根本没法畅谈，只赏给他小小六品衔，幸亏李蕙仙久居京华，国语流利，天天教他，日日苦练，他的官话终于有板有眼了。

任伯年团扇

徐悲鸿一生崇拜任伯年，集藏任伯年作品很多。他慨叹任伯年几个学生都早逝，只剩倪墨耕民国初年还在上海鬻画，“不过油腔滑调而已”。任伯年一八九五光绪年间下世，有一子一女，女儿叫雨华，学父亲画艺很有成就，嫁湖州吴少卿为继室，吴少卿的孙子吴仲熊是徐悲鸿的好朋友，他知道徐悲鸿爱任伯年的画，找出任伯年和任雨华父女还未装裱的几十幅画送给徐先生。那是徐悲鸿集藏任伯年画作的底子。他说他此后又陆续搜集，又得了几十幅，“精品以小件如扇面、册页之属为多，其中尤以黄曼士所赠十二页为极致”。

黄曼士是新加坡富商，徐悲鸿在南洋的大恩人。我替杜南发新书写序文说南洋收藏家受徐悲鸿启发很深，他们都收了不少任伯年精品，新加坡陈之初先生收得最多，还刊印画册，请徐悲鸿写《任伯年评传》。《评传》说，一九二八年初秋他住在南京，访得章敬夫的儿子带他到家里看父亲集藏的任伯年作品，果然又多又好，一幅《群鸡》听说是当年章敬夫买活鸡送任伯年，任伯年以画答谢，可惜保存不当，画中鸡头让老鼠啃了，章敬夫找了钱慧安修补。钱慧安的画早岁我也收了几幅，工笔仕女娴雅耐看，格调在老莲、十洲之间，是任伯年同代人，沪上卖画，名重一时，晚期杨柳青的年画画多了，印多了，开相都相似，多看生厌，跟任伯年毕竟差了一大截。

五十年代我小时候在南洋看惯任伯年的画，几位父执、师长家中都挂他的花鸟、人物、鸡鸭、牛羊，淡的浓的繁的简的都有，写意写得灵动极了。万隆王念青先生有一年春节厅堂上挂出一幅任伯年巨幅花卉仕女，长逾寻丈，气势慑人，题款那手字

已然够漂亮了，周边上下的题跋也多也好看，念青先生说那全是清末民初海上的大小名家：“任伯年这样大幅的画似乎是跟张熊学的。张熊是张子祥，大画家，大收藏家，银藤华馆里的商鼎周觚古书古画上海滩上很出名，不输吴云。任伯年在上海卖画靠张熊热心照顾，处处提点。”老先生从书房大柜子里找出两幅张熊的书画给我看：一幅山水气吞万里，一幅篆书条幅他说写得粗疏，吴昌硕比他精到得多。“任伯年有烟霞癖，”念青先生说，“亦梅夸赞他鸦片抽足了画才那么高，我倒觉得他不抽鸦片，精神清爽，艺术成就一定更大！”徐悲鸿听任伯年友人黄震之说，伯年鸦片瘾来时无精打采，过足了瘾立刻生龙活虎，一跃而起，顷刻间成画七八纸，元气淋漓，气魄甚大。难怪亦梅先生说为了艺术还是让他抽吧：“没办法，那个时代名士派都这样放浪，颓废！”

六十年代我在香港闽南富商秋叔家里也看到任伯年一些作品：“我专找任先生晚期的画，”秋叔说任伯年有烟癖是一回事，勤谨又是一回事，写